

論語纂言卷之九

子罕弟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

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集解 義疏曰義者宜也和者無害也凡人世之利

利彼則害此非義和若天道之利利而無害故萬物得宜而和故曰義之和

言者說也利者天道元亨利萬物者也與者言語許

與之也命天命窮通天壽之目也仁者惻隱濟眾行

之盛者也弟子記孔子為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

人者也利是元亨利貞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

元絕故希言也命是人稟天而生其道難測又好惡

不同若逆向人說則傷動人情故希說與人也然希者非都絕之稱亦有時而言與人也義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盡此篇之文皆以說聖人微言

之故也罕者希也微也罕言者猶微言也子貢曰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存於幾希之間通

乎絕續之介故不可得聞者謂之微言與者相與之

際也夫子贊易脩春秋弟子不得聞易有四德春秋

有五始元年以當元元者始也春以當亨所謂陰陽

之中在二五也春為陽中舉陽以兼陰王以當利使物各得其

宜為天下所歸往也正月以當貞貞正也易以元亨

利貞為仁元義利禮亨知貞而乾為信乾君也春秋

本乎天以陳王道故終之以公即位易言君德之體

天行故始之以乾而天道成備弟子撰微言則曰利

與命與仁者何也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荀氏說

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相和猶言與也惟利

物足以和義則元亨之德成而貞固之事定故曰乾

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必利物和義而後見萬物之

性正萬物之情故欲求性與天道必求之利與命與

仁也與命者率性也與仁者利仁也天命之性備五

德五行仁則五德五行之始有利以保合太和則天

命之性可以率可以無終日之閒違仁故曰能以美

利利天下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無適無慕故罕言也義性也利義之用也
一也與比者與命與仁也始於以義治我乃能以仁
治人其所謂義即所謂利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即不言所利也四時
行焉者性之所以率也百物生焉者仁之所長養也
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再言天何言哉者見吾之微言
皆性與天道然必求利之故而後得性之故求命之
故仁之故而後得天道之故孔子存微言之教以為
百世之師者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

發微

達巷黨人曰

史記世家黨人下有童子二字按曾子問篇孔子曰
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注巷黨黨名此所云達巷
黨或即一地不然既云巷又云黨不綦詞複乎史遷
謂黨人即項橐七歲為孔子師故意加童子二字然
不本正典不足信

考異

困學紀聞

大哉孔子 二句

美孔子道大故曰大哉也博廣也言大哉孔子廣學
道藝周徧不可一一而稱故曰無所成名也猶如堯

德蕩蕩民無能名也故王弼曰譬如和樂出乎八音乎然八音非其名也江熙曰言其彌貫六流不可以一藝取名焉故曰大也義疏

子聞之至吾執御矣

向欲合以射御自許又嫌太多故又減射而云吾執御者也又

孔子素王如堯之大民無能名達巷黨人先知受命獨發此言一人而已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受命之故存乎微言恐門弟子性質未明驟聽此理轉滋疑惑不使躡等故就其身體之事擇乎六藝之中射御二者御尤切身舉而示之以合禮樂斯須不去此文

章之教日用而不知者也別舉門弟子者不使同乎達巷黨人也此聖人設教之權衡也發微

子曰麻冕至吾從眾

子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為之按此緇布冠乃冕之上覆以木為榦而以緇布衣之故亦謂之緇布冠周禮玉藻謂之緹冕之所以為冕取其上覆前下後高而名故左傳疏云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制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板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上元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

皆元冕朱裏延紐

紐小鼻在武上以貫笄

玉藻天子之冕朱綠

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

邃深也前後深出於武

是也冕之藻旒

有等而麻冕則一顧命王麻冕卿士邦君亦皆麻冕

也冕之武

冠卷曰武周於首者

以黑繒為之旒以采絲繩為藻

絃以組為之是皆用絲唯冕則用布白虎通麻冕者

何周宗廟之冠所以用麻為之何女紅之始示不忘

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

皮弁用皮法上古

皮乃大古未有禮

文之服孔子曰麻冕禮也云三十升布為之者凡布

八十縷為升三十升凡二千四百縷古者布幅廣二

尺四寸於二尺四寸中有二千四百縷也朝服布十

五升冠倍之故三十升也

釋故

麻冕朱子依古注釋為緇布冠冠者首服之總名冕

者冠中之別號非謂冠禮之緇布冠也

按此誤自邢疏記云

麻不加於采冕服既用絲何以覆板之緹猶用麻白

虎通云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此

說有理後易以純正與服相稱夫子從之不謂其稱

而取其功之省約可知古人非不知衣冠相稱也但

欲不忘女工之始耳雖變古而無害於義又有省功

之便故可從若朝服以下衣用布而冠用緇者別於

始冠之緇布冠其意又別也先儒布幅廣二尺二寸

八十縷為升又謂麻冕用三十升布為之布幅廣二

尺二寸見漢書食貨志八十縷為升無明文

按見儀禮喪服

鄭注魯語先儒謂師說相傳如此以喪服極麤之三
章昭注升計之二百四十縷一寸約得十一縷而總麻十五
 升則用朝服之縷抽其半為六百縷一寸二十七縷
 有奇縷精而布麤則一升入十縷更不可少朝服十
 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為定說若麻冕用三十升布則
 非也原先儒之意謂冠當倍於衣如喪服斬衰三升
 則冠六升也不知此正齊衰有受服受服又有等殺
 此極重者受服從輕自六升始故其冠之布如之非
 謂冠必當倍於衣也冠倍於衣惟斬衰正服則然若
 齊衰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
 則非倍數至小功總麻則冠與衰同矣豈吉服冠必

當倍於衣乎且以古人二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
 子已謂其極細如今細絹矣豈可更倍為二千四百
 縷乎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必非三十升也金吉
 甫不知疑三十升之說而疑八十縷為升之誤其考
 之亦不詳矣羣經補義

今也純鄭注純當為緇案周禮媒氏純白無過五兩
 鄭云純緇也古緇以才為聲玉藻純組綬鄭云純當
 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此鄭破純為緇之例麻
 冕冕也緇緇布冠也緇布冠如漢之小吏冠不得溷
 冠為冕又冠無名純者後錄按鄭雖破讀為緇然
 也當時雖儉未必竟以冠易冕至孔注亦定有
 誤如麻冕為緇布冠亦別無他證姑從區蓋

拜下至吾從下

拜下之拜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於堂下君辭之然後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及禮記燕義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於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受胙也卽其事也因思此距孔子時百餘年而以桓公之強猶不敢越何一變而拜乎上江河日下可不爲寒心哉 燕禮疏曰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君辭乃升

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實未卽拜君辭則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禮又殺也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曰泰大抵禮以漸而失遂亾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於初臣拜君又有二等公命徹幕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鄭注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不言賓者彌臣也賈疏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荅拜公降一等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

再拜稽首鄭注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
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為不成疏曰主君雖
辭賓猶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為成拜故堂上不拜主
君意猶以為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故更拜
也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注疏者以此地釋

禮經釋例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異國之

君亦如之

翔鳳按此為拜下之正

廷堪案臣與君行禮如燕禮

大射主人獻公主主人自酢于公獻畢二人勝爵于公
皆于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司正升酌
散亦降階再拜稽首此士大夫於諸侯也覲禮郊勞
行享侯氏皆降階再拜稽首此諸侯於天子也士相

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

命賓賓再拜稽首許諾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

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

命使者反命皆於朝

覲禮賜侯

氏舍侯氏再拜稽首亦皆拜于庭者是臣與君行禮
皆堂下再拜稽首也士相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摯

者還其摯賓再拜稽首受聘禮賓覲先請以臣禮見

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

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

主國之君勞賓介賓介皆再拜稽首歸饗餼士介則

北面再拜稽首拜饗餼皆再拜稽首聘禮記若私獻

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

拜賓辟再拜稽首侑賓後賓入門左沒雷北面再拜

稽首雖入門左猶再拜明日賓拜賜拜食與侑幣皆

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君行禮也聘禮主君使卿

郊勞賓北面再拜稽首使卿致館賓再拜稽首公食

大夫禮使大夫戒賓賓再拜稽首此皆與異國之使

者行禮而尊其君命故亦再拜稽首也至於行聘享

正禮之時賓將其君命而來不但不稽首并不敢荅

拜矣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翔

按此則升成拜為禮之變自王肅注論語以廷堪按

後並謂下拜者必升成拜無有能辨之者矣臣與君行禮皆拜于堂下不辭不升成拜此全乎為

臣者也若君以客禮待之如燕禮大射公舉賡爵為

賓舉旅行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大射作小

正辭賓升成拜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

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賓賡觚于公公為士舉旅行酬

賓降洗升酌膳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受酬者亦然

覲禮執圭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

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覲畢

請罪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

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

注大史辭之降也此皆先拜于堂下君使人辭之復

拜于堂上者也又如燕禮大射公舉賡爵為賓舉旅

行酬公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不

言成拜者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又賓升酌膳解大射無解字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注

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君

親辭則聞命即升升乃拜是以不言成拜君親辭見公食大夫

禮注蓋賓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

升再拜稽首大射數獲後飲不勝者若飲公則侍射

者注侍射者賓也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

此皆降而未拜君辭之即升堂再拜稽首故不云升

成拜也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

爵但降席不云降階者指無算爵而言燕禮大射無

算爵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

疏云旅酬以前受公爵皆降拜升成拜至此不復降

拜者禮殺故也燕禮大射賓媵觚于公大射飲公凡

卒爵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前酌散之時已降階

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爵不復再降亦殺其禮

也唯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有命徹罍則卿大夫皆

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

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注謂小臣

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翔鳳按此尤是拜下

證切凡此瑣節雖不同皆君以客禮待之故拜于堂上

也又案以客禮待異國之臣亦然有降拜然後升

成拜者有降而未拜即升拜者有拜于堂上者公食

大夫禮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北面荅拜擯者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此先降階拜異國之君使人辭之然後升成拜也聘禮主君禮賓受幣降拜公辭前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今公辭拜不降一等注云殺也升再拜稽首私覲賓授幣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侑賓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親辭之即升拜也聘禮禮賓公壹拜送几賓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又賓不降壹拜受醴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揖讓如初注如初入也升賓再拜稽首此皆拜于堂上禮殺故也

又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上介如賓禮聘賓問卿賓東面致命大夫即卿也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此使者奉其君命以客禮待異國之臣故降拜升成拜亦如見其君也至于公食大夫禮卒食後賓降階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注荅之也不辭之使升堂明禮有終則賓降拜公亦降拜唯稽首與再拜不同蓋待異國之臣其禮有加焉爾又論語拜下禮也邢疏引燕禮酬賓及覲禮賜車服二事證之蓋舉以例其餘非謂拜下升成拜僅此二事也又案周禮秋官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後鄭注謂相聘也及大夫郊勞旅擯三

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後鄭注登聽命賓登

堂也此聘賓聽使者致主君之命賈疏云下拜登受者下堂拜命

訖登堂受幣也聘禮郊勞之幣用束帛又曰致饗餼如勞之禮

考聘禮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

卽司儀所云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

面幣亦束帛卽司儀所云登受也左傳僖九年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齊侯下拜登受亦此禮也覲禮賜侯氏車

服侯氏降雨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注引僖九年春

秋傳以證之而司儀注不引者蓋以諸公之臣相為

國客與天子之卿使於諸侯者不同然禮雖不同其

為下拜登受則同也左傳正義亦引覲禮未引司儀

不知禮經下拜登受之例尚多也禮經升堂之升左傳皆作登

立一王之法成一代之禮必以所損益者順乎人情

卽以所不變革者維乎世運孔子受命作春秋制去

周之文從商之質亦以人心風俗其機可乘也麻冕

之制凡冕以木為之長尺六寸廣八寸低前一寸三

分故曰冕績麻三十升布為之故曰麻冕禮器記曰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

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君据周禮司服士皮弁以此為夏殷制按周

禮家法不同論語今故以禮器說之此服周之冕以別尊卑故云禮也

云今也純者鄭君讀純為緇是為緇布冠其制狹小

纔足容髮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

鄭注論語雜讀純
為縹然以縹為黑
縹則非縹布冠矣

齊則縹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鄭注太古唐虞以上綏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按冠而敝之言不復更著謂當時禮服自有皮弁爵弁元冠遂不更著縹布冠矣弁冕聲相近制則不同論語見冕者又冕衣裳者鄭毛並云魯讀弁為冕今從古詩篇義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其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縹撮傳云縹撮縹布冠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縹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箋詩以縹撮為儉可證論語讀純為縹定為縹布冠矣東遷以前衣服無常言侈靡也大東西人之子縹撮衣服即謂侈靡故詩人思

臺笠縹撮之風自後人心厭而求儉故長民者舍弁冕而服縹布無飾之冠其侈也文之弊也有過乎禮者也其儉也質之機也可推而進乎禮也學者聞吾從眾之言而後知聖人之立制皆禮之所以順也夫政教文質所以云揅也故事或變古而不遠於道者聖人亦因勢利導而已矣都邑之士失則近於野人野人而無教則近乎禽獸故上下之等尊卑之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臣之於君有拜於堂下者臣禮之正也有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者此君待以客禮禮之殺也有不降而拜於堂上者以卒爵不再降又禮之殺者也有其正變即有其隆殺而君臣之義

蓋明若充從儉之俗則無不從其殺駸駸乎去拜下之禮隄防一壞教化不立尊卑上下其數遂淆弑君三十六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秦而驕驕而僭僭而亂所馴至也故春秋褒善貶惡進退誅絕皆斤斤於君臣之間所以挽人心而揀風俗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則儉從眾之說也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則違眾從下之說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所以教化隄防之者無不至故拜下之禮不可以不嚴也發微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以道爲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

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集解

子絕四不云無而云絕者據世人以言之也四事世人未能絕而孔子絕之也毋意謂聖人心也凡人有所滯故動靜委曲自任其意聖人無心豁寂同道故無意也毋必謂聖人行化時也物求則赴應無所抑必故互鄉進而與之是也無所抑必由無異故能爲化無必也毋固者此聖人已應物行化故也固謂執守堅固也聖雖已應物物若不能得行則聖亦不追固執之不反三隅則不復是也亦由無意故能無固也毋我者聖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跡也聖人晦迹功

遂身退恒不自異故無我也亦由無意故能無我也
或問曰孔子或拒孺悲或天生德於予何得云無必
無我乎荅曰聖人作教應幾不可一準今為其跡涉
茲地為物所嫌恐心實如此故正明絕此四以見本

地也義疏按疏意毋無字通用

子畏於匡

心服曰畏匡宋地名也張守節曰故匡城在滑州成縣西南十里于時匡

人誤以兵圍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孫綽云畏匡之
說皆眾家之言而不釋畏名解書之理為漫夫體神
知幾元定安危者雖兵圍百重安若太山豈有畏哉
雖然兵事阻險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即以物畏為

畏也又

檀弓疏曰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
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
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與漢包咸
注同足解孔子世家顏刻為僕以策指匡曰昔吾入
此由彼缺也一段不明處匡地名今大名府長垣縣
西南十五里有匡城釋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
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述何

此篇首章言四德之在利此章言五始之在王易春

秋之微言具矣發

大宰問於子貢曰

吳有大宰嚭宋有大宰華督然此應是吳臣魯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郟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於大宰嚭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問子貢也且宋大宰督去孔子世遠或其後世所不論耳義疏

孔曰大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大宰嚭廣森以為是宋大宰列子有商大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即因論語而記之小異者宋本商後當時通稱

為商左傳曰孝惠取于商又曰利以伐姜不利于商

韓非子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亦謂宋太宰也經學

按韓非子說林曰子匡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也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請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宰聞孔子聖又聞孔子多能而其心疑聖人務大不應細碎多能故問子貢言孔子既聖其那復多能

乎義疏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孔曰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集解

固故也將大也義疏

固天縱之一句絕本風俗通蓋多能本不足言聖亦

有聖而不多能者大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

本末並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將聖而又多能

也則將字又字俱圓經史問答

天縱之謂不有天下也聖又多能周公孔子二聖而

已述何

論衡知實篇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

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為孔子聖未就也孔子

從知天命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

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大宰

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卷十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

繆協曰我信多能故曰知我江熙曰大宰嫌多能非

聖故云知我謙之意也義疏

吾少也賤至不多也

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

子固不當多能也集解

江熙云言君子所存遠者大者不應多能樂肇云周

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明聖人兼材備藝過人

也是以大宰見其多能固疑夫子之聖也子貢曰固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故承以謙也且抑排務言不以

多能為君子也謂君子不當多能也明兼材者自然多能多能者非所學所以先道德後伎藝耳非謂多能必不聖也據孔子聖人而多能斯伐柯之近鑿也

義疏

牢曰至故藝

鄭曰牢弟子子牢也

按子牢當見弟子目錄家語偽書不足據試用也言

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集解疏云此章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

之

繆協曰此蓋所以多能之義也言我若見用將崇本息末歸純反素兼愛以忘仁遊藝以去藝豈唯不多

能鄙事而已

義疏

古今人表琴牢

引之

曰牢本作張後人據家語改之

也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昭廿年左傳及孟子盡心

篇皆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

論語牢曰鄭注以為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

人問子牢之文然亦不以為琴張牢與琴張本非一

人也是琴牢字張始見於家語乃王肅偽撰何得據

之而改漢書乎

杜注左傳琴張字子開名牢殆惑於家語

賈逵鄭眾注左

傳以琴張為顓孫師而服虔駁之曰子張少孔子四

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趙岐注孟子亦

以琴張為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如漢書有

琴牢則論語鄭注孟子趙注左傳賈鄭服注何不據

以釋牢曰及琴張乎然則人表不作琴牢明甚讀書雜志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集解義疏云
知意謂故用知為知也聖人忘知故無知知意也若用知者則用意有偏故其言未必盡也我以不知知故於言誠無不盡也

有鄙夫問於我至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舉無知而誠盡之事也鄙夫鄙劣之夫空空無識
兩端事之終始言雖復鄙夫而心虛空來問我亦無
隱不以用知虛之故即為其發事終始竭盡我誠也
即是無必也義疏

大戴禮曾子制言上云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

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
謂之主有知無知非知之謂也不知為不知聖
人有所不知不可以不知為無知也是與於告子之
甚者也鄙夫不必素所知苟無所挾焉則竭兩端以
告之有挾非空空也聖人不荅也四書說

空空如也釋文鄭或作恠恠案上篇恠恠而不信包
注恠恠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為巧故
也高注空空恠也大戴禮主言篇女憧婦空空空空
亦恠皆與恠恠字通用讀書叢錄

子曰鳳鳥不至至吾已矣夫

禮器升中於天而鳳皇降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

皇來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虵頸魚尾龍文龜背燕
 領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
 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丹穴見則天下大
 安甯鄭元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侯所
 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
 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亾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為
 河圖即八卦是也 疏

易乾鑿度仲尼偶筮易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
 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按王嘉
 拾遺記孔子相魯之時有鳳皇游集至哀公之末不
 復來故曰鳳不至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

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

考異

此言蓋在獲麟之後 本孔子世家 獲麟而死天告夫子以

將沒之徵周室將亾聖人不作故曰孰為來哉又曰

吾道窮矣 述何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包曰作起趨疾行也 集解

言孔子見此三種人雖復年少孔子改坐而見之必

為之起又明孔子若行過此三種人必為之疾速不

敢自脩容也 按此以見與過對文則 范甯云趨就之

也 義疏

義疏本少下有者字曰雖復年少見之必起史記世家曰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以童子代少字則少當去聲無疑問辨錄卽鄉黨狎褻二字爲證亦確考異顏淵喟然歎曰至忽焉在後

孔子至聖顏生上賢賢聖道絕故致歎也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此所歎之事也孫綽云夫有限之高雖嵩岱可陵有形之堅雖金石可鑽若乃彌高彌堅鑽所不逮故知絕域之高堅未可以力至也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向明仰鑽上下之絕域此明四方之無窮也若四方而瞻復爲遼遠故恍惚非已所定所以或前或後也又一通云愈瞻愈遠故云瞻之在

前愈顧愈後若云忽焉在後故孫綽云馳而不及待而不至不行不動孰能測其所妙哉江熙云慕聖之道其殆庶幾是以欲齊其高而仰之愈邈思等其深而鑽鑿愈堅尙並其前而俛仰塵絕此其所以喟然者也義疏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歎聖道雖懸而令人企慕也循循次序也誘進也言孔子以聖道進勸人而有次序又博我以文至末由也已

孔曰言夫子旣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

論
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集解 按法言學行篇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
以爲樂也與

云如有所立卓爾者此明絕地不可得言之處也卓
高遠貌也言雖自竭才力以學博文約禮而孔子更
天有所言述創立則卓爾高絕也云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者末無也言其妙高已絕雖欲從之而無由可及
故孫綽云常事皆循而行之若有所興立卓然出視
聽之表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從之將何由也此顏孔
所絕處也義疏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句卓爾如而也卓讀如灼見之

灼述
何

此顏子歎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孔子稱之曰殆
庶則顏氏之子或可鑽仰知其高堅而後能言高堅
也存於瞻望而後有在前在後也惟習聖既久斯能
及乎恍忽之境而深其歎美之情故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者所謂彌高彌堅者也文章可得而聞者所謂
循循善誘人者也詩書執禮皆文章也聖人初無高
堅前後之象弟子皆在博文約禮之中如切磋琢磨
子貢因禮以悟詩也素以爲絢子貢因詩以悟禮也
以此及彼故曰聞一知二顏子所傳博文約禮與眾
人同而欲罷不能與眾人異從不可窮盡不可形象

以見聖功之全體知微言之所在如有所立立言也
卓爾謂微言之卓絕也此聞一知十之所至也既見
其所立當有所由而云從之末由者為博文約禮
者言之也蓋慕學者既多而希聖者無幾道之以儒
術脩之以禮儀庸德之信庸言之謹故譏儒者曰博
而寡要其博文者乎曰勞而少功其約禮者乎聖人
治天下明萬古固自有所立而非人人能從事者也
故曰微言也發

子路使門人為臣

子路以孔子聖人宜為人君且嘗為大夫大夫亦有
家臣今疾病恐忽終亾故使弟子行臣禮也故江熙

病閒曰久矣哉

云子路以聖人君道足宜有臣猶禱上下神祇也義疏
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集解
求善賈而沽諸

子欲居九夷

賈音嫁一音古
音義 按論語詳解曰賈如商賈之賈善賈猶言良賈用釋文下音
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集解 疏曰東夷傳曰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一曰元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節五日鳧夷六曰索家七日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山海經云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皆衣冠帶劔好

讓不爭子乃謂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亦如桴材匏瓜之荅不必以化夷為夏泥言考異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而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補注義困學紀聞大戴禮投壺曰雅詩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

鵲巢采蘋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為二十六不解者一鹿鳴白駒在雅貍首則康成謂即曾孫侯氏之詩亦在雅而鵲巢四詩在南伐檀在風何以均謂之雅此自漢晉以後雖經孔子釐正而仍前之謬而不改不解者二商齊詩雖無考然據樂記則明是雅頌以前之詩何以七篇亦入於雅投壺之言甚古以是知孔子時雅之不得其所者多也穆叔於肆夏謂晉人不當享大夫而不知亦非天子所以享元侯馬氏通考始發之不知由魯人以禘樂享賓故穆叔不覺其非以是知頌不得所者多也經史問答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春秋時如左傳所載知雅頌相錯又如投壺以鵲巢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為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既定如儀禮諸篇所載以頌為金奏升歌笙人閒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為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白駒雜於采蘋騶虞之間是以變風變雅雜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為雅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

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則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說備八俗篇發微出則事公卿子何有於我哉

云出則事公卿者公君也卿長也人子之禮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忠移事兄悌以事於長則從也故出事朝廷必事公卿也云入則事父兄者孝以事父悌以事兄還入閨門宐盡其禮先言朝廷後言閨門勸已仕者也猶仕而優則學也云喪事不敢不勉者勉強也父兄天性續莫大焉公卿義合厚莫重焉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強也云不為酒困者雖唯酒無量不及亂時多沈酗故戒之也衛瓘云三事為酒興也侃

案如衛意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為酒所困也
云何有於我哉者言我何能行此三事故云何有於
我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
也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也義疏

何有於我哉言無我也人皆有之述何

子在川上曰

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林泉寺在泗水
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
數泓渟澄徹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為泗水釋地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

能不愧然聖人以百姓心為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
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也義疏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
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夜不息耳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
晚年之書當從之困學紀聞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又為歎顏淵為譬也義疏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愛日故卒
於無聞也述何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曾子脩身篇云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乃知論語所謂無聞者

不以善聞也能改齋漫錄

子曰主忠信至過則勿憚改

此事再出也所以然者范甯云聖人應於物作教一

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義疏

衣敝緼袍

孔曰緼泉著也集解義疏曰泉麻也以碎麻著裘

是也碎麻曰緼故絮亦曰緼玉藻緼為袍

說文袍襦也襦袍衣也以絮曰薩以緼曰袍緼紕也

紕亂絲也然則緼袍以亂絲為之者與後錄

不伎不求至何足以臧

伎求者取不若富貴強者則有伎害之心弱者則有

求慕之心故不能脩身也何足以臧與子貢言無詔

無驕未若樂道好禮同義述何

此當別為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伎不求二言亦

猶南容三復白圭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

不伎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

臧哉舊注絕不與上衣敝緼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

詩為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為聞譽自足既重誣賢

者且夫子先既取詩詞何用不臧而後頓抑之謂何

足以臧是自異其杓鑿不可通也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未可與權而牢曰自為章故三十章唯釋文云三十一章疑陸所見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岐不求以下矣經學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後非俱時之目凋非枯死之名言大寒之後松柏形小凋衰而心性猶存如君子之人遭值積惡外迫闇世不得不遜節隨時是小凋矣而性猶不變如松柏也義疏

莊子讓王篇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

言考異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集解

此章明權道之難也夫正道易行權事難達既欲明權故先從正起也道謂所學之道言凡人乃可與同處師門共學而已既未得彼性則未可便與為友共適所志之道也義疏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集解

立謂謀議之立事也亦人性各異或能學問而未必能建立世中正事義疏

可與立未可與權

權者反常而合於道者也自非通變達理則所不能故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又

至

唐棣之華室是遠而

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集解 合上為一章

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引明權之逸詩以證權也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夫樹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譬如正道則行之有次而權

之為用先反而後至於大順故云偏其反而言偏者明唯其道偏與常反也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言凡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居室遼遠故也人豈不思權元邈如其室奧遠故也

義疏

唐棣移釋木文舍人曰唐棣一名移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召南唐棣之華陸璣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

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疏 困學紀聞曰爾雅唐棣移常棣棣二者不同致堂謂偏其

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復有善者也

述何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集解

又引孔子言證權可思也言權道易思但未有思之者耳若反道而思之則必可得故云夫何遠之有義疏

夫子以思爲未思者不欲諉咎於室誠之至也述何

春秋繁露竹林第三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

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

云棠字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

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疏

論語纂言卷之十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王曰恂恂溫恭貌

集解

於鄉黨謂孔子還家教化於鄉黨中時也天子郊內有鄉黨郊外有遂鄙孔子居魯魯是諸侯今云鄉黨當知諸侯亦郊內為鄉郊外為遂也孔子家當在魯郊內故云於鄉黨也

義疏

隸釋曰劉修碑云其于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則云鄉黨遜遜皆與論異而二者又自不一蓋師說然也按漢書李廣傳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遜遜當又

與俊俊通考異

朝與下大夫言至閭閭如也

孔曰侃侃和樂貌閭閭中正貌集解疏曰下大夫稍卑卑與之言可以

和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不敢和樂也

周禮大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傳其伍參謂三卿伍

謂五大夫諸侯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司徒下二大

夫一小司徒一小宰魯謂太宰左傳羽父請殺司空桓公將以求大宰是也

下二大夫一小司空孔子為司寇司馬之下惟一大夫小司馬也並疏卿與大夫春秋皆謂之

大夫分言之則卿為上大夫其大夫皆為下大夫魯

之上大夫季氏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見昭

四年左傳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叔孫武叔孟懿子也其

反魯時則季然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宣公弟叔辟

之後為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皆書於經

春秋例非則亦上大夫孔子時為叔還也下大夫則

孔子而外當為四人臧氏世為大夫其時則臧會子

服景伯公父文伯國策曰文伯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

皆為大夫與夫子同列者也釋

君在踧踏如也與與如也

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

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當此君視

朝之時則臣皆起恭敬之貌故孔子踧踏如也雖須

命

踧踏又不得急速所以形容舉動每須與與如也與與猶徐徐也所以恭而安也義疏

說文踧行平易也踏長脛行也踧踏與下與與同義詩授几有緝御毛傳以緝御為踧踏之容雖敬而舒

謂之踧踏歟踧讀若踧踧周道踏讀若石碣後錄

君召使擯

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為卿也孔子為司寇亦是大夫故出擯亦不書使擯章之擯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傳辭君用交擯臣

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為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大夫聘為小聘不享而執圭章有享則似大聘矣蓋春秋時事大國尚侈靡不能如禮制也

晁氏謂孔子嘗言其禮如此者其說不然羣經補義

史記謂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非相國事也當時魯政專自季桓子孔子安得攝之所謂攝行相事者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特使為擯而兼相大夫當為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兼攝上擯事也揖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擯退復命攝相事也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

行步而前左傳所謂公孫倭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
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
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
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
至阼階而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
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
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趨進必有辭此但記其容而
畧其辭難於翼如之容也事畢而賓退而送賓于門
內命上擯送賓出門而賓不顧他時為擯者或畧於
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以舒君敬於是君可以返路寢
矣趨進復命皆上擯事當季孫為之而使孔子故曰

攝也聘禮疏亦言孔子攝上擯之事章首所以特記
君召使擯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所尊勿敢質敬之至也在賓曰
介在主曰擯周官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
人子男三人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
擯

皆承擯紹擯 凡傳命之禮諸侯相朝則交擯交
擯者主君傳辭於上擯上擯傳承擯承擯繼傳以至
末擯末擯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荅辭

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傳末擯相次而上至
于主君也

故揖所與立若聘賓則旅擯 旅讀為臚陳也旅擯
者但陳列擯介而不次傳上擯受命于主君出至末

論
擯南賓亦前至末介北相對而通辭也此言揖所與立是交擯而非旅擯然諸侯相朝其出則主君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見周官司儀不得有賓退而擯復命之事則此仍是聘而非朝矣蓋春秋時大夫強故聘皆用交擯之禮也趨進及復命皆上擯事孔子為下大夫揖所與立左右手是為承擯而有此者聘禮疏云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也然則君召使擯非特召為承擯且使攝上擯也釋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既召已接賓故已宜變色起敬故勃然也躩盤辟貌

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辟也江熙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義疏

揖所與立

此交擯也主君在大門內中庭賓在大門外擯者出請事傳命于賓賓對反傳至主謂之一辭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謂之再辭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謂之三辭三辭皆傳命出入三辭既竟乃傳命逆賓公迎賓於大門內上擯納賓及廟門君揖入立于中庭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執玉擯者入告辭玉三辭此時又當傳命時孔子尚在承擯中揖所與立也既三辭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負西塾北面

立擯皆入門右負東塾北面立惟上擯進相君君升堂上擯退立于中庭孔子攝上擯在入門進相君時

始釋故

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

前後則襜如也

集解

江熙云揖兩手衣裳襜如動也

義疏

爾雅衣蔽前謂之襜案此言襜如者齊魯之郊謂蔽

鄰為襜謂衣前後蔽如襜也

後錄

趨進

賓主既升堂賓致命主君當拜擯者進阼階西而釋

辭於賓曰子以君命在寡君拜君命之辱遂相公拜

公既受玉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江永云擯者從中庭

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宐行緩故必當趨趨進謂此

也俗解不知此義謂入門時擯者趨入君迎賓及門

與賓雁行擯介皆隨後雁行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

矣凡趨有二法一曰徐趨君之徐趨接武

踏半

大夫

徐趨繼武

跡相及

士徐趨中武

跡開容跡

其行皆足不離地

舉前曳踵謂之圈豚行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

繼武事中武徐趨皆用是又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

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皆是也

後章足縮縮如

有循是

一曰疾趨其步不繼武中武但身須小折而

頭直手足正玉藻曰疾趨則欲發也而手足無移得

邪又曰端行頤雷如矢并行剡剡起屨此趨進是疾

趨也釋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舊云主人若禮送賓未足則賓猶回顧若禮已足送

則賓直去不復回顧此明送賓禮足故云不顧也義疏

凡聘禮先聘君次享君次聘夫人享夫人次賓介私

覲畢擯者出請事賓告畢擯者入告皆上公出送賓

及大門內賓北面將揖而出介在其右西上承擯紹

擯亦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傳君命問君賓對公再拜

又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勞介介

皆再拜稽首公荅拜問勞皆上賓出公再拜送賓趨

辟君命上擯送賓出賓請有事于大夫上擯反命公

禮辭許上擯反告賓不顧君反路寢皆聘禮經趨

進及賓退復命非惟將幣時有之饗食之禮亦然公

食大夫禮食聘賓也始賓升擯者在中庭釋辭相拜

公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及公將侑幣擯者進

相幣是趨進也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

云擯者以賓不顧告公乃還也釋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孔曰斂身集解疏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

身如狹小不也公君也鞠躬斂也躬身也君門雖大斂

容受其身也

說文鞠躬曲脊也案此論語鄉黨聘禮記鞠躬之正字也聘禮鞠躬亦作鞠窮史記魯世家作躬躬徐廣云見三蒼謹敬兒也音穹窮廣雅亦曰躬躬謹敬也漢書注曰鞠躬謹敬也蓋上字丘弓切下字巨弓切為疊韻如左傳鞠躬之即營窮耳上字亦讀丘六切仍是聯絲字孔注論語曰斂身許曰曲脊蓋有謹敬而不偃僂也許無躬躬字以鞠躬為正字鞠則鞠之假借字鞠躬行而鞠廢矣說文解字注

此言路寢朝具古內朝之制門路寢門也位路寢廷左右也堂路寢堂也古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寢亦有堂鄭注月令云大寢東堂南堂西堂北堂是階堂

階也後錄

宗廟作室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墠於路寢之西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露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室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事以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室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

同君國之事伴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

之朝謂之內朝彙人及玉藻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

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廷之

朝連文為外內也文王世子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注內

朝路寢庭外朝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

在中門外廷小司寇掌其政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

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

門內周官司儀日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

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蜡之

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

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

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

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

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

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

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傳

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為言宐繫

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

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眾略舉五事

明之三朝三門考戴東原集

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曰皋應路諸侯曰庫雉路魯

用王禮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其

制高大與天子等考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

雉高一丈戴震云官隅之制七雉戴云是皋門之崇

謂路門應門之崇他又曰廟門容大局七個注局鼎鉉大局長三闈門

容小局三個注小局長二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注乘車

六寸五个三丈三尺不容者兩門應門二徹三個注

乃容之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此天子門制魯公門亦然禮記天子

諸侯臺門郊特牲疏兩邊起土為公羊傳設兩觀天

子之制何注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鄭眾周

禮注以闕即象魏孔以闕與觀臺門為一魯兩觀在

雉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新作雉門及兩觀

是也宗廟在雉門內故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

觀之上也

臺門之制當唯在雉門若路門有內外塾不得為臺制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凡門兩邊立長木謂之棖中央豎短木謂之闈門以

向堂為中東為闈右西為闈左曲禮疏或謂入以東

東西各有中出入之法賓由闈左主由闈右或謂常

非是臣統於君故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也

聘賓公事自闈西賓禮也私事自闈東自比於臣也

此中謂闈右之中謂凡尊者出入皆中門非尊者皆

稍偏近闈故玉藻賓入不中門謂聘賓注云辟尊者

所從也疏云稍東近闈賓公事自闈西由此可見出

入者並不得中門則立可類推曲禮為人子者立不

過位

中門疏云棖闌之間尊者所行故不得當之然則不
中門者辟尊者所行或曰謂人君多立中門而見人
故中門為君位非也此章言朝儀以下文過位觀
之則此門當為庫雉立者夫子從大夫後待三卿至
乃從入耳爾雅扶謂之闕說文扶作楯限也曲禮
不踐闕士大夫出入君門之恒禮也論語疏不履闕
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闕闌右之
又

鄭注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則以此位為內朝廷
中之位燕禮在路寢卿大夫入門右同北面公揖之
卿轉而西面大夫少進仍北面故爾雅曰中庭之左
右謂之位曲禮下卿位疏云路門內門東北面位君
出過之而下車入則未至而下車皆是也過位如此
解乃與下復其位相合又後錄同又曰包曰過君
戶牖之間時未升堂何有虛位何於此段注皆用孔
獨過位用包不知孔注復其位謂來時所過位顯與
包義不侔矣經
學厄言說亦同

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
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
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
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
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
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

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視治朝何以不言其儀上章君在蹶階已言之故不復言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外非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有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既進言既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有謂內朝惟同姓得入異姓不得入此謬說也燕羣臣時不辨同異姓凡於君問對及侍食於君皆在內朝之堂非治朝也治朝所以無堂階者君

出入登車下車於路寢之庭若治朝有九等七等之階車馬如何能升降觀聘禮使者受命於朝無升階

降階之事羣經補義

攝齊升堂

孔曰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案孔謂摳衣非也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即席也即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裳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可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攘說文攘摳謂之揭揭者揭衣也注揭謂之摳摳內則注摳揭衣子事父母不涉不摳侍謂褰裳也坐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

反以摳衣為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既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為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攝衣共盥既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摳尿管晏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為摳何并及冠乎畧舉數事亦足以見之矣愚嘗謂孔注出魏人依託若此條決非棘下生語也 駢枝

三朝惟路寢有堂魯七命堂高七尺階七等凡入內

朝之禮當如燕禮之儀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邇卿 邇近也揖而近也 卿西面北上邇大夫大夫皆少進君升然後命之升其升則西階也此正朝也若燕見于君則士相見禮云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則升西階亦或命坐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燕見在路寢堂也此章之義亦得包之 釋故

出降一等 至 復其位踧踏如也

入必先居門右北面之位故出必復門右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降由西階至中庭乃東向復位進者

進於位也其時君在阼階上東向則面君故又曰進而不敢不趨也音義以進爲衍文未思位及堂塗之

所在耳

此趨進是疾趨又

入公門章次君召使擯章之後執圭章之前此謂將聘圖事之禮也公門據已國過位謂路門內臣之朝位升堂謂與君圖事於堂也何以明之曲禮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曰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人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案正義引注者鄭論語注文亦正釋宮門屏之閒謂之宇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說文位列中

庭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鄭釋過位爲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據古訓也所以知在路門內者燕禮大射儀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公降立阼階東南南嚮揖卿大夫卿西面北上大夫皆少進燕禮疏曰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是路門內有此面位也觀曲禮下卿位知君出入過之猶敬而况臣乎所以知此過位升堂爲圖事時者聘禮君與卿圖事鄭注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以爲在路門外正朝江永以爲下經旣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古者君臣謀密草勅未知所之遠近則圖事命使

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當在路門外正朝士相見禮
 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不疑君
 注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
 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耶嚮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
 賓主之燕也士相見禮又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
 君所在注升見升堂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君
 近西則升西階疏曰亦謂燕及圖事之法又曰知有
 圖事者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於庭圖事於堂
 聘禮亦云君與卿圖事之時有此面位無常法也案
 疏傳聘禮云者約鄭聘禮注文傳鄉黨云者約鄭鄉
 黨注文是鄭以圖事解鄉黨與聘禮合圖事之法面

位無常故有過位之事過位則圖事於庭也有圖事故曰其
言似升堂則圖事於堂也聘禮又曰遂命使者使者
 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注反位也此論語復其位
 之事士相見禮疏曰此庶人見君不趨翔論語是孔
 子行事而云趨進翼如也彼謂孔子與君圖事於堂
 圖事訖降堂向時揖處至君前橫過向門特加肅敬
 此賈本鄭義說論語降階趨進之事也然則過位升
 堂審為將聘圖事故下章承之遂言行聘執圭之儀
 服虔左傳解詁所謂孔子聘辭即此類可見聘禮記
 注孔子之升堂至沒階趨進翼如也上下又引孔子
 之於執圭孔子於享禮為證玉藻賓不入中門不履

闕其文亦與鄉黨合因以論語入公門訖復其位為

即行聘時事此劉氏駢枝之說也大指謂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

以聘享私覲然公門之名非所施於他國聘禮賓入

由大門而廟門非路門且入門左非門右公揖入每

門每曲揖則無專位惟私覲入門右於此豫見則乖

事次執圭升西楹西則未暇攝齊義皆不與鄉黨相

應聘禮注錯引此經乃舉事以見例不得而一之學

者守鄭論語本注為宗可也左海經辨

上章自君召使擯至賓退復命已具為擯之禮矣春

秋時朝聘無常其禮因時制變則擯事甚難故此章

重記之也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

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

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彼注言擯

入門而右即論語入公門公門指大門也聘禮又云

公再拜賓辟不荅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云凡君

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鴈行既入

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

中楨與闈之間士介拂楨賓入不中門不履闈門中

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鴈行卑

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指此公迎

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

門也知此門當是廟門矣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

立于中庭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
 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
 北面西上三揖注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
 碑揖按擯者入門右故鄭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
 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君揖位尙虛而
 擯者出入其間卽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
 事擯者乃有言故曰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
 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注
 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
 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升堂謂堂
 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盟會不無意外之語孔子

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厯階而登不盡一等則
 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
 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未至堂上以見雖因時
 制變而終不能越上下之禮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
 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
 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至階下也聘禮又云
 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
 賓相公拜也按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
 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論語音義本無進字
誤也按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
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
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誤陸
氏疑沒階又不當趨進故以爲誤其實非也
與論

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卽論語復其位一節也使擯一事而兩記之者所以防禮之變也上章言賓退必復命則當時有不復命者聖人示之以不可變也此言升堂異聘禮則當時事勢有不容已者而以不盡一等明之以明雖變而不能終變也後之說論語者以入公門以下記孔子常朝之事常朝則門不能有尊者之迹過位亦不當有言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尊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下階發氣

攝訓聲不訓極

聘記明言又趨及門正焉何謂無趨進一節

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合之亦是爲賓出聘事按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樞衣又趨進一節亦賓所無以爲記聘非矣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爲孔子爲賓出聘事也發微

執圭

圭瑞玉也周禮五等諸侯各受王者之玉以爲瑞信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七寸伯躬圭七寸子穀璧五寸男蒲璧五寸五等若自執朝王則各如其寸數若使其臣出聘鄰國乃各執其君之玉而減一寸也義疏命圭以朝不以聘聘圭謂之瑑圭子男則用瑑璧但

刻為圻鄂瑑起而無桓信躬穀蒲之文皆降其命圭
 一等上公之臣執瑑圭八寸侯伯之瑑圭六寸子男
 瑑璧四寸皆有纁纁者以木板如圭以韋衣之上元
 下纁以下藉圭而畫采於其側畫采於側戴東原說別有五采
 組為繫束之而垂其繫以為飾則曰垂纁屈此繫而
 執之則曰屈纁此儀禮疏說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纁皆
 二采一就二采朱綠也一匝曰就以覲聘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璧琮以享攷
 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據上言
 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朱
 白蒼一等即一色六等為再就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亦據上言朱綠二采也
 皆元纁繫長尺絢組五采日絢是也故釋

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北面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
 纁不起而受宰上卿宰執圭屈纁授使者使者受圭垂
 纁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
此隨行之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束帛加琮
 皆如初遂行入竟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介北
 面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退復位展
 璧琮亦如之及將幣賓皮弁公亦皮弁擯者納賓賓
 入門左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几筵既設擯者出
 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上
 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賓襲執圭擯者辭玉納賓賓
 入門左公事自闕西三揖三讓升西楹西東面賓致命公

當楣再拜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側特也無贊之者

賓降公側授宰玉玉藻服之襲也充聘禮美也執玉龜襲

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自莊盛也升堂讓謂

手平將授志趨志猶念也授如爭承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下

如送下堂如君送然君還而後退君回還賓迅出廟門下階發氣怡焉

發氣含再三舉足又趨自安定乃復趨及門正焉容色復改又曰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

主慎 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凡執

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

舉足車輪曳踵 士相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

以為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聘之圭璋禮

畢則還之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堂

下聽命升自西階南面受玉降授上介又還璋如初

使者歸反命于朝使者執圭乘纁上介執璋屈纁北

面反命又

聘禮記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云言國

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璋璧琮按以國寶為聘故

包咸以為執持君之圭後錄

上如揖下如授至足蹠蹠如有循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

足蹠蹠如有循舉前曳踵行集解

云上如揖者謂初授受之容儀也上如揖謂就下取

玉上授與人時也俯身為敬故如揖時也云下如授者謂奠玉置地時也雖奠置地亦徐徐俯僂如授與人時也云勃如戰色者通謂執行及授時之顏色也臨陣戰鬪則色必懼故今重君之玉使已顏色恒如

戰時也

義疏按授玉無置地之事未知所出

上謂執玉時宜敬故如揖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戰色謂執圭授時戰栗其顏色也足則舉前曳踵而行蹢蹢如有所循也

疏

此言執圭上而揖趨而授也魯讀下為趨古而如通賈人啓積取圭授介介授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西楹西東面注三揖入門將曲揖既曲北

面又揖當碑揖也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賓自入門至於階所謂上有三揖既升堂將授志趨即趨而授歟此解魯論為長鄭從古恐未是

後錄

享禮

聘禮既受圭賓降出擯者出請賓謁奉束帛加璧享庭實入設

或以馬或以皮

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公再拜受幣賓出公側授宰幣聘于夫人用璋

在享君之後非享禮

中享用琮如初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此後公禮賓畢乃行

私覲集注用圭璧本鄭氏乃概言享禮所用其實魯聘諸侯享用璧琮不得用圭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云上公
及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圭璋特達馬皮皆庭
實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諸侯相朝
公侯伯皆以璧帛享君琮錦享夫人子男則降用琥
以繡璜以黼至聘于天子諸侯皆用琮玉減二寸然
則魯侯爵聘于天子諸侯享用璧以帛享王后夫人
皆琮以錦琢璧琮皆六寸也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
相聞可也閏代多貨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注云貨
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禮以為瑞節重禮
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幣謂束帛也受之
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

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 聘禮記曰
及享發氣焉盈容眾介北面踰焉踰容貌舒揚
禮與享為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也聘儀既聘
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覲經學

私覲

聘禮賓覲奉束錦總乘馬馬為庭實入門右私事自闕東北面
奠幣再拜稽首以臣禮見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牽馬以
從將還擯者請受禮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馬入設賓奉
幣入門左以客禮入公揖讓如初升公再拜賓退振幣進
授士受馬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栗
階升再拜稽首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介皆私覲

畢擯者出請事賓記曰私覲愉愉焉容貌出如舒雁

告事畢公乃送賓舒雁鷺也威儀自然而有行列也覲用束錦乘馬皆公家之幣對

享禮則為私耳聘禮記曰私覲賓若私獻將命可知

覲之後更有私獻而覲非聘賓之私禮矣郊特牲朝

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江曰謂從君朝鄰國而行私

覲為非禮非謂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有庭實旅百如

享禮也故釋聘禮記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賓

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

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而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

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授

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而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

如授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授

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而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

授謂就東楹授玉如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

墜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

送然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

門也愚謂下如送猶論語下如授言其授玉時手容

也君還謂君轉身將授玉於宰而後賓退而下階發

下階若以下為下階退為出廟門恐非文次下階發

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

志趨卷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至此云舉足則

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

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統指賓人

門以下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記異及享發氣

而言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焉盈容發氣舍氣也孔子眾介北面踰焉

謂賓行聘眾介私覲愉愉焉容貌出如舒鴈

從入門左北面私覲愉愉焉容貌出如舒鴈

此行舒鴈也兼指賓介疏云皇且行入門主

此出廟門之外又舒緩於愉愉也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敬升堂主慎儀禮鄭注句讀八

君子不以紺緇飾

孔曰一入曰緇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

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

似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集解疏曰考工記云三

緇注云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七人爲

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

矣鄭司農說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又曰緇衣

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纁

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一人掌

之凡元色者在緇又云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則似

日緇未出何書又云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則似

讀緇爲縗案檀弓練衣黃裏縗緣注云小祥練之類

練中衣以黃爲內練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縗纁之類

明外除故曰爲其似衣喪服說文紺帛深青楊赤色

是紺爲青赤色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飾則

似衣齊服也按疏謂孔氏讀緇爲縗者當是縗飾則

形相近則一入爲縗即

亦正一染謂之縗矣

古注紺齊服緇練服未確紺緇皆赤黑之間色緇又

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

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

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

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沒以惟純以素若紺緇不

以飾猶紅紫不爲褻服也以紺爲齊服誤紺爲元以

羣經補義

緇爲練服誤緇爲縗也

飾謂緣之禮謂之純衣冠裳皆有之在冠則純梁之

兩邊見曲禮疏在衣則純領及袂口深衣緣袂口在裳則

純其幅及下士喪禮注飾裳在深衣則又純其邊裳

之側外凡衣裳之純皆廣寸半表裏共三寸惟領飾

及曲袷廣二寸注深衣注但言領緣未備也深衣曰具

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

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袷二寸注領士喪禮

祿衣注云黑衣裳赤緣又明衣裳纁綽緡注纁今紅

色或是斂尸明衣特注緡純此所用之色也釋故

紅紫不以為褻服

玉藻衣正色裳閒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元是天

色故為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閒故為閒五方閒色綠

紅碧紫駢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木剋土

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火剋金故

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金剋木故碧

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水剋火故紫色

黑赤也黃是中央正駢黃是中央閒土剋水故駢黃

之色黃黑也四方各有定位惟土寄於火故地之色

赤黃以五色言之則閒六色言之則正也閒色皆相

剋所以不正纁則火生土非紅紫之類爾雅注纁今

之紅也三年之喪練服之飾用之所謂練冠纁緣也

詩縞衣茹蕙箋云茅蒐染巾也茹蘆茅蒐此亦近紅

庶人之妻以為巾玉藻曰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注以為僭宋王者之後服紅紫所用如此無以為服

者惟春秋傳衛渾良父紫衣狐裘太子數以三罪紫

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蓋春秋時所尚非正也管子

云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國語云齊紫敗絮也而賈十倍褻服私居服

亦公會之服深衣以下是也玉藻續為繭縵為袍注衣

有者之異名也續新經細敗舊絮禪為綱帛為褶注網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

著皆褻服也又所以表袍者為祿衣注黑衣皆衣裳

相連為之又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子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集解加上衣

義疏本衫作續經典釋文唐石經衫並作衫釋文衫

本又作衫按衫是正字衫續段借字必表而出之義

疏本無之字所載孔注亦無之字疏曰古人裘葛之

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

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按

依皇說句末應無之字且如是說之則衫亦褻服而

所表猶裼衣與上下所記尤成類考異

古人服絺綌與服裘同皆先著親身之衣最近身日

澤親身衣上冬則加裘夏則加絺綌春秋則加袷褶

又其上加裼衣即中裼衣之上加正服此聘禮衫絺

綌者未有無裏衣亦未有無上衣者也然此與下節

並是論裼衣表而出之者謂以裼衣表絺綌而著其

色如絺綌黑則加緇衣白則加素衣表裏相稱故曰

出之邢疏云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誤以上玉藻振

注讀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可知
為衫絺綌與

表裘一例皆謂不加裼衣也
集注引詩蒙彼絺綌亦以展衣蒙絺綌之上

古人服有裼襲凡裘葛之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

正服裼者開正服之前衿袒其左袖而露其裼衣以

正服之左袂插諸前衿之右也亦曰禮裼故聘禮注

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禮裼者左也若揜其正服

裼衣不見則謂之襲也
裼衣即中衣惟儀禮說裼襲為是曲禮疏以裼衣之上別

有襲衣論語疏謂裘葛之內有中衣皆誤凡裼衣必與裘葛同色裘葛又

與正服同色江曰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欲其上體

稱也屨與裳同色欲其下體稱也帶亦象衣
此未鞞

亦象裳故裼衣必象上服使內外稱 玉藻裘之裼

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

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
謂已致弗敢充也又曰禮

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又曰犬羊之裘不裼不文

飾也不裼蓋古人行禮至盛則以襲為敬不盛則以

裼為敬至於燕居不文飾則襲而不裼內則在父母

舅姑之所非敬事不敢禮裼是也
凡經言裼裘主於裘其飾絺綌亦然

釋故

緇衣羔裘

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

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

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

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故用緇衣以裼之麋裘鹿子皮以為裘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裼之

疏

緇衣緇布衣緇衣羔裘則上服朝服及元端也朝服者元衣素裳諸侯日視朝君臣同服之大夫以為祭服元端者元衣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臣夕於君及大夫視私朝之服士以為祭服儀禮注士祭服元端朝服元端皆以十五升布為之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飾褻也凡裘君用純臣下之故褻飾異皮詩羔裘詩羔裘豹飾是也夫子之裘當是豹飾

朝服之上有爵弁服大夫則有元冕服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褻元緇衣以裼之注云君子士大夫也蓋元衣之裘元衣謂元冕服及爵弁服皆元衣纁裳也然則夫子宜有元緇衣狐青裘論語不言文不備也釋故

素衣麋裘

素衣白布衣素衣麋裘上服皮弁也皮弁服者十五升布衣積素以為裳諸侯視朔君臣同服之天子視朝皮弁又聘禮君臣皆皮弁服又大蜡皮弁素服而祭但天子諸侯皮弁服之裘狐白裼以素錦衣大夫則麋裘青豸褻而裼素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

以為上加皮弁服也又曰麇裘青豻裘絞衣以裼之

注絞蒼黃之色疏家以為誤也

聘禮疏以為禘則君臣同素衣聘則君

素衣臣絞衣亦非是又

黃衣狐裘

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

也周之禮以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蜡

其祭皮弁素服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既

蜡則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月令孟冬之文孟冬周十二月其

上云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即蜡也謂之臘亦謂之息民其服黃衣黃

冠故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

冠草服也注云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

木黃落是也臘祭黃衣且上更無上服又詩羔羊疏

云兵事韎韐服則用黃衣狐裘春秋傳賦之狐裘敗

我於狐駘是也則黃衣狐裘又為兵事韎韐之裘韎

韐服者周官謂之韐弁服以韎韐為弁韎赤黃之閒色又以

為衣裳春秋傳為韎韐之附注兵事君臣同服也黃

衣狐裘必兼二者方備又詩羔裘道遙狐裘以朝

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

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麇裘黃衣狐裘邢疏以緇衣為

朝服素衣為皮弁服皆是也唯黃衣狐裘則以郊特

牲之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當之嘗疑其不倫詩

羔羊素絲五絨正義曰若兵事既用韎韐衣則用黃

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然則黃衣狐裘者韋弁服也韋弁服陳氏禮書以爲卽爵弁服是也按弁服之制有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元端三也元端卽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元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賈疏謂祿衣則元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卽元端之不殊裳者也又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一也眡朝則皮弁服二也凡甸冠弁服三也韋弁服卽爵弁服也冠弁服卽朝服也以論語考之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麤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儀禮周禮先爵弁服後朝服者自重而逮輕也論語先朝

服後爵弁服者由輕而溯重也比類而觀其義見矣論語記士之三正服不應去爵弁服而忽雜以黃衣黃冠之野夫草服也黃衣狐裘之爲韋弁服詩正義已有明文而世但知宗邢疏故申之如此難者曰儀禮既有爵弁服又有韋弁服自是二服不可如陳氏說以韋弁服當爵弁服也荅曰韋弁服卽爵弁服但異其衣耳其弁則同當依陳說也鄭注爵弁服以爲緇衣韋弁服以爲韎布衣司服注又以爲韎韋衣是鄭亦無定說今考禮器所謂士元衣纁裳者指冕服而言也禮之通例弁服則衣與冠同色不當用緇又皮弁服上下同色則爵弁服亦當上下同色蓋用纁

衣章弁服蓋用韎韁衣其衣不同故名隨之而異猶之緇衣素裳為朝服緇衣元裳為元端其實皆一物也難者又曰纁衣非黃何以謂之黃衣荅曰此裼衣非正服也裼衣黃取其與正服相類也周禮司服鄭注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云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元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色為名也是纁與黃相類又何疑乎

禮經釋例

褻裘長短右袂

江云褻裘即狐貉之裘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無文飾犬羊為庶人之裘則君子所服惟宜狐貉

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褻裘異褻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升降上下長則不便也褻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即所謂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褻裘亦不裼也褻裘之外服深衣又禮記袍必有表祿衣所以表袍者既以表袍則亦得以襲深衣又云表裘不入公門則褻裘亦必有表之者

表裏外衣

也古者服裘皆向外不加裼襲為表裘

凡衣之制袂皆二尺二寸而

屬幅

屬幅者幅廣二尺二寸屬而連於衣不去其邊

與身正方

衣身以二幅布各長二尺

二寸廣亦二尺二寸

又加緣寸半為二尺三寸深衣曰袂之長

短反詘之及肘謂肘以前反詘之得尺二寸玉藻曰

長中繼拵尺謂長衣中衣又繼深衣之袂拵一尺此

袂之定制也短右袂者蓋無反詘之尺二寸釋
必有寢衣

孔曰今之被也集解

狐貉之厚以居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又

此謂在家接賓客之裘也家居主溫故厚為之也既
接賓客則其上亦應有衣也義疏

論語居吾語女孝經坐吾語女孟子坐吾明語子居
坐互出則居字有坐義閻氏据此及小戎詩文茵謂
狐貉之厚以居為坐褥良是余廣其說曰居必遷坐
之居亦坐也遷坐之坐乃坐之處耳寢不尸居不容

以玉藻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文例之居亦謂坐檀弓
當戶而坐當戶為對戶謂坐室中東北隅而對西南
之戶與居恒當戶同義孝經仲尼居亦謂坐曾子侍
即侍坐觀下文自見又如曲禮羣居五人即羣坐不
可枚舉當隨文以求之鳳氏經說
非帷裳必殺之

冕弁服朝服元端皆殊衣裳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幅
廣二尺二寸每削一寸以為縫則下齊一丈四尺其
要中為裳積無數使其長得下齊之半此帷裳之制
也其非帷裳則連衣裳為之其幅十有二前後各六
中四幅各廣九寸去削兩旁為衽使上銳而下廣一

尺八寸合十二幅下齊一丈四尺四寸而要中七尺

二寸要中上屬於衣之處故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三

祛祛袂口凡祛尺二寸圍之二尺四縫齊倍要也殺

者殺其當旁之衽非幅幅殺之非帷裳之衣深衣一

也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中衣即裼衣二也緇衣素

衣之屬祿衣三也黑色而赤緣所以表袍又在喪服

則長如深衣而純以素其外則袍繭袷褶緝給皆同

深衣之制深衣曰古者深衣短無見膚長無被土

續衽在旁兩衽相連鉤邊右旁別為曲裾著於後衽要縫半

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衣袂當掖之縫袂之長短

反詘之及肘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為二尺三寸

半通衣半邊二尺二寸為四尺五寸半

反詘尺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此深衣帶

服之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凡裳前三後四者

二袂圓以應規掖中二尺二寸至袷曲袷如矩以應

方方領負繩及踝以應直謂背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謂裳邊以上解深衣並從江氏釋故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集解疏曰詩二月

謂朝服日故知此吉月為朔日云朝服皮弁服者士

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注此與君視朝之服也

皮弁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素為常

自文公不行視朝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月朔

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凡言朝服唯是元冠緇布衣素積裳今此云朝服謂

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諸侯用之以視朝今本朝作朝誤孔子魯臣亦得與君同服故月朔必服之也然魯自文公不視朔故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是哀公之臣應無隨君視朔之事而云必服之者當是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後其禮也義疏

子國云朝服皮弁服按諸侯之國所稱朝服者皆冠弁服也此注乃据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若雜記受皮弁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之類不必備

引況皮弁為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積也蓋魯既不

告朔于大廟則朔朝與常朝無異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獵較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亦朝服者之非也玉藻此節王肅改竄家語以自實其與鄭異之說不可為所惑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言國未能復古視朔之道則已亦不敢充其服

故相隨而冠弁也皮弁等在冠弁之上不視朔則禮不盛故服亦不充推記文以解此經乃知必朝服之語記者具有深意朝而朝服常也

不必言也吉月而皮弁服亦常也不必言也
唯吉月而朝服與禮異故記之 經學厄言

齊必有明衣布

明衣親身衣所以自潔清也以布為之御覽五百三十一引舊注

士喪禮記曰明衣裳用幕布帷幕之布袂屬幅幅二尺二寸不削兩

旁為縫謂長下膝注長下膝又有裳有前後裳亦前

之屬幅注不辟積疏云以其一眼不動長及穀注穀

也疏云亦是江云據疏則生時明衣有辟積長及穀注穀

此襲尸之明衣生人之明衣當同制江慎脩云他衣

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

有緣意者特為齊制之歟孔注以布為沐浴衣釋故

齊必變食

子曰改常饌集解

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又荀

子云端衣元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天子元冕而齊

而乘路葷謂辛菜也變食不止於此周禮膳夫王齊

日三舉鄭司農注曰齊必變食則變食者謂盛饌也

王日一舉大牢殺牲盛饌曰舉日中及夕則餽餘齊則每食

一太牢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餽餘也國語曰

大夫舉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夫子之變食或特牲

而不餽餘焉王府王齊則共食玉鄭司農云王齊則

以禦水氣牲牢為天產食之亦所以作陽德也釋故

居必遷坐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者內寢外者外寢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此齊之所居也凡居於室尊者恒居奧為人子者居不主奧不敢當尊也遷坐者蓋不居奧如侍親也

又云齊必變食者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云居必遷坐者亦不坐恒居之坐也故於祭前先散齊於路寢門外七日又致齊於路寢中三日也故范甯云齊以敬潔為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

齊室也

義疏

食不厭精

凡常食黍稷以簋盛之

士以

大夫以上加稻粱天子

又加麥苽

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是也

禮食少牢者四簋太牢者

六簋

見詩疏

公食大夫禮諸侯之大夫也太牢黍稷六

簋又加二簋稻粱

天子大夫食禮入簋詩伐木陳饋入簋

若燕食則亦

不定周官食醫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

即羊宜黍豕

宜稷犬宜梁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疏君子大夫以上也又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

稭

稭熟稭稭生稭而大雅彼疏斯稭箋云疏糲米也米之率

糲十稭九鑿入侍御七疏云九章粟米法云粟五十

糲米三十稭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

為糲米三升以下米精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

五約之得此數也

說文以糲米一斛春九斗日粟春八斗日穀與此異

呂氏春

秋云飯之美者元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釋

膾不厭細十穀二十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麋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

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疏云先牒為大藿而後細切之為膾此軒辟雞宛脾皆

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殺肉及腥氣也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又

食饘而餲

孔曰饘餲臭味變集解

饘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謂經久而味惡也爾雅

食饘謂之餲李充注云皆飲食敗壞之名也義疏

釋器云食饘謂之餲郭璞云飯饘臭說文云饘飯傷

熱也又云饘飯傷溼也餲飯餲也蒼頡篇云食臭敗也字林云饘

飯傷熱溼也

而與若同猶與也饘餲魚肉皆對舉之詞經傳攷證

魚餒而肉敗

釋文餒本又作餒史記世家餒作餒考異

爾雅肉謂之敗魚謂之餒李巡云肉敗久則臭魚餒

肉爛義疏

不時不食

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集解至士皆三時食玉藻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餽諸侯朝服以食夕祭牛肉互舉之皆朝夕日中三食也

江熙曰不時謂生非其時若李梅冬實也義疏

割不正不食

江熙曰殺不以道為不正也又

少牢饋食禮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注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為其分散也案此古割肉法從橫割曰午割

後錄

不得其醬不食

醬者醢醢之總名周禮有五齏昌本脾析蜃七醢醢

鱓蜺魚七菹菁韭茆葵三醢麋鹿醢人醢人掌之皆

兔雁也芹落荀也豆實也醬有以和食者內則曰濡雞醢醬濡魚卵醬

濡鼈醢醬三牲和用醢是也有以配食者內則曰臠脩蜺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膾

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是也周禮所言皆配食之醬

凡食以醬為主故玉藻曰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曲禮曰獻熟食者操醬齊進食則醢醬處內公食大夫禮公親設醢醬注

云饌本也醬有三種案公食禮席前設醢醬是為食

主食正饌牲牢用之其左則菹醢六豆是謂庶飴食

稻梁用之其右則加豆有多有載有膾有醢醢皆以醢配之炙則否公食大夫禮記曰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和公食十六豆芥醬凡禮食皆畧同釋沽酒市脯不食

或問沽酒不飲則詩那云無酒沽我乎荅曰論所明是祭神不用按謂詩所明是人得用也義

不撤薑食

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集

不多食

不可過飽也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齊者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

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疏

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通

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耶釋

陶宏景本草注曰今人噉辛辣物惟此最常故論語

云每食不撤薑可常食但不可多耳釋地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集解蔬云祭

藻云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知此謂祭先也案王

三者雖薄亦祭先也若祭之亦必齊敬

蔬食麤食也菜羹瓜祭謂用麤食菜羹及瓜持此三

物供祭也三物雖薄而必宜盡齊敬之理鬼神饗德不饗味故也義

鄭注魯讀瓜為必今從古疏食菜羹瓜祭為三物者
 疏食一也菜羹一也瓜祭一也祭字不屬疏食菜羹
 為說孔注稱三物雖薄祭之必敬者謬矣玉藻瓜祭
 上環食中棗所操注上環頭忖也上環是寔閒下環
 是脫花處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忖即刊字
 刊之言切此瓜祭之說鄭之從古有以夫後錄

時事考異

席不正不坐

范甯云正席所以恭敬也義疏
 禮器大夫之席再重再重者兩重也先設者為筵加

者為席依公食禮筵緇布純加荏席元帛純也席之
 廣皆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曲禮席間函丈文王世
 子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三席則函丈也函猶
 容也其長則有二種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丈六尺以左
 右饌故用長席疏云此以蒲筵常故得容四人也其
 則長者必異席疏云此以蒲筵常故得容四人也其
 尋席皆長八尺公食禮莞席尋是也蒲筵亦有短者
 不必皆常席有首尾謂之上下席南鄉北鄉以西方
 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凡升由下降由上也席不
正為失其面鄉或錯上下及食坐
而不盡前講席而不函丈皆是 其將坐而正者
 所以為禮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賓既升堂

主人則又跪正席釋故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人飲酒謂鄉飲酒之禮也杖者老人也禮六十杖

於鄉故呼老人為杖者鄉人飲酒貴齡崇年故出入

以杖者為節也義疏

子位至大夫鄉飲酒禮當為僎者儀禮記曰大夫後

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為不干其賓主之禮然則

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尚齒敬故

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經學

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賓與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

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鄉射禮是四則黨正蜡祭飲

酒鄉飲酒義中言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以聽政役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是黨正飲酒正齒位之事皆鄉中禮飲鄉黨所記則

鄉人有時聚會飲酒耳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主人

送于門外再拜則賓出而皆出無容先後賓與以賢者為賓正

者故知非禮飲一禮器周禮其猶釀與注合錢飲酒

為釀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釀周禮族師注云

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族師春秋祭酺酺為而與其

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引釀為說亦釀之類又詩瓠

葉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

論

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義也酒既成先與父兄
室人烹瓠葉而飲之乃依士禮立賓主獻酬此鄉人
飲酒之屬釋故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此難難陰
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
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
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仲秋天
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氣至此不衰
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

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
疏云儻陽氣是君相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季冬命
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者

也難陰如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
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

磔於四方之門疏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
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曰大難鄉人儻即

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

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儻以索室毆疫春官占夢

季冬遂令始儻毆疫郊特牲鄉人禴注禴強鬼也

毆役逐強鬼也禴或爲獻或爲儻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神

依人也疏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又按義疏以

鄉人難為三月非

問人於他邦

皇疏問謂更相聘問他邦隣國君案問遺也以物將

誠故曰問疏作聘問於義曲又明言人亦非邦君之

謂羣經義證

廐焚至不問馬

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

音義按一讀不為否

廐養馬之處也焚燒也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王弼

曰孔子時為魯司寇自公朝退而之火所不問馬者

矯時重馬者也義疏

君賜食至君賜生必畜之

論語君賜食即禮所謂飪也

牲之已亨者謂之飪

君賜腥即禮

所謂腥也

牲之未亨者謂之腥與腥者謂之是牲之殺者曰養也

君賜牲即禮

所謂餼也

牲之生者曰餼凡牲殺曰養生日餼養之屬皆陳於堂上下餼之屬皆陳于門內外

自何氏集解而後說論語者皆不知為典禮所關雖

江氏永之深於禮而所著鄉黨圖考亦未引此經

聘禮

以證之甚矣會通之難也

禮經釋例

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內饗凡王之好賜

肉脩則饗人共之

好賜王所善而賜之

此賜食謂好賜也家語

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此賜生也

賜腥不見于經

聘禮致殮

飪一牢腥一牢歸饗餼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飪熟

食餼生牲也記曰賜饗惟羹飪筮一尸如饋食之禮
假器于大夫盼肉及廋車廋廋人掌馬車中車無不徧及注云腥餼
不祭與此異蓋彼為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薦飪此
尋常小賜禮熟食非牢故不祭腥或牲故祭不同也
故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凡君與臣正禮食公食大夫禮是也公退于箱不共
食其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或君不客
之則非禮食二者皆謂之侍食客之者臣得祭須君
命之祭乃敢祭不客之者臣不祭君之客已與不客
已見於膳宰之嘗饕不嘗饕膳宰不在則是君客之

若有膳宰嘗饕則是非客之故玉藻曰若賜之食而

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饕飲而俟嘗羞

已前之膳若為君嘗食然非如膳宰嘗君食又曰若有嘗羞者注膳宰在也則

俟君之食然後食注不祭飯飲而俟士相見禮曰君

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注食其祭食示徧嘗膳飲而

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注云此謂君與之禮食疏小小禮食

疏云此即玉藻君客之不云客命之祭然後祭又不

具也以膳宰不在故知君客之疏說是也又曰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

食然後食注將食進食謂膳宰也與玉藻正同鄉黨

此文與士相見禮合其為君客之可知但據玉藻則

命祭之後乃嘗羞按此鄭注云於君祭則先飯矣蓋

君祭之後乃命臣祭凡敵客則先祭降於君祭之時

則已先飯不欲當君之客君祭辨則嘗羞亦辨士相見禮

注食其祭食蓋君命之祭然後祭也玉藻先說祭故

進在前耳邢疏以此不言祭為君不客之非也若不

客之則膳宰嘗羞當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得先飯矣

又

疾君視之東首

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東

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疏

入大廟每事問

或云此句煩重舊通云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

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也義疏

居不容

唐石經容作客釋文客本作容案孔注曰為室家之

敬難久大戴衛將軍文子篇在貧如客說文憲敬也

皆謂客為敬則作客本是讀書叢錄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持邦國之圖籍集解

孔子見他人送死之衣物必為敬而式之也式者古

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

於車箱上安一橫本以手隱憑之謂之較詩倚重較

是也又於較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名軾若在

車上應為敬時則落手憑軾憑軾則身俯僂故云軾之式軾也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鄭康成注內宰云版謂宮中閹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義疏孔注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彬謂周官之書版者甚多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王宮之士庶子為之版以待生齒之書於版特其一端耳未見版所書何由知為民數且聖人繫心天下不念斯人不在道塗之式否反覆思之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

升車必正立執綏

以貌文勢一貫

經傳攷證

按注疏但以版為圖籍民數之說出於朱儒

君升有二綏一曰良綏君升所用一曰散綏亦曰貳綏僕右升所用皆繫於車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注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僕者右帶劍注君在左負良綏申之面拖之臂注面前也帶覆苓也負之由左肩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行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軛效駕軛車闌也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跪乘即少儀之坐也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即步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臂左右謂羣臣倍位侍者此君升車之禮也王升車履乘石夏官隸僕王行

洗乘石注王所履上車之石是也大夫以下之車則
 惟一綏升車則僕人授少儀僕於君子升下則授綏
 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授不然
 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由僕
 手下取之釋故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音義

曲禮車上不廣欬注若為自矜也不妄指注為惑眾立視五

巋注巋猶規也疏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

九十九尺總式視馬尾注小顧不過轂注為掩在後

也人私包注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鞵轂

前視不過衡軛與禮五巋不同疏云禮言中人之制此言聖人之行釋故

太平御覽色類述論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色斯舉矣按以色斯舉矣連上節郝氏論語詳解分

鄉黨章節以車中至末為一章其觸發於御覽也夫

考

色斯舉矣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集解

謂孔子在處觀人顏色而舉動也繆協云自親指以

上鄉黨拘拘之禮應事適用之跡詳矣有其禮而無

其時益天運之極也將有遠感高興故色斯舉矣義疏

翔而後集

周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集解

此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處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以飛鳥喻也疏

曰山梁雌雉

文選七發注引題子曰字並引鄭注曰孔子山行見

一雌雉食其梁粟似通梁為梁考異

時哉時哉子路供之三嗅而作

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

也集解

顧歡云夫棲遲一邱雉之道適也不以剛武傷性雌

之德也故於翔集之下繼以斯歎而仲由之獻偶與

歎不諧若即饗之則事與情反若棄而弗御則似由

也有失故三嗅而起則心事雙合虞氏贊曰色斯舉

矣翔而後集此以人事喻於雉也雉之為物精傲難

狎譬人在亂世去危就安當如雉也曰山梁雌雉時

哉以此解上義也時者是也供猶設也言子路見雉

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傲知其非常三嗅

而作不食其供也正言雌者記子路所見也義疏

集注三說愚以為共訓執三嗅訓雉鳴者近是共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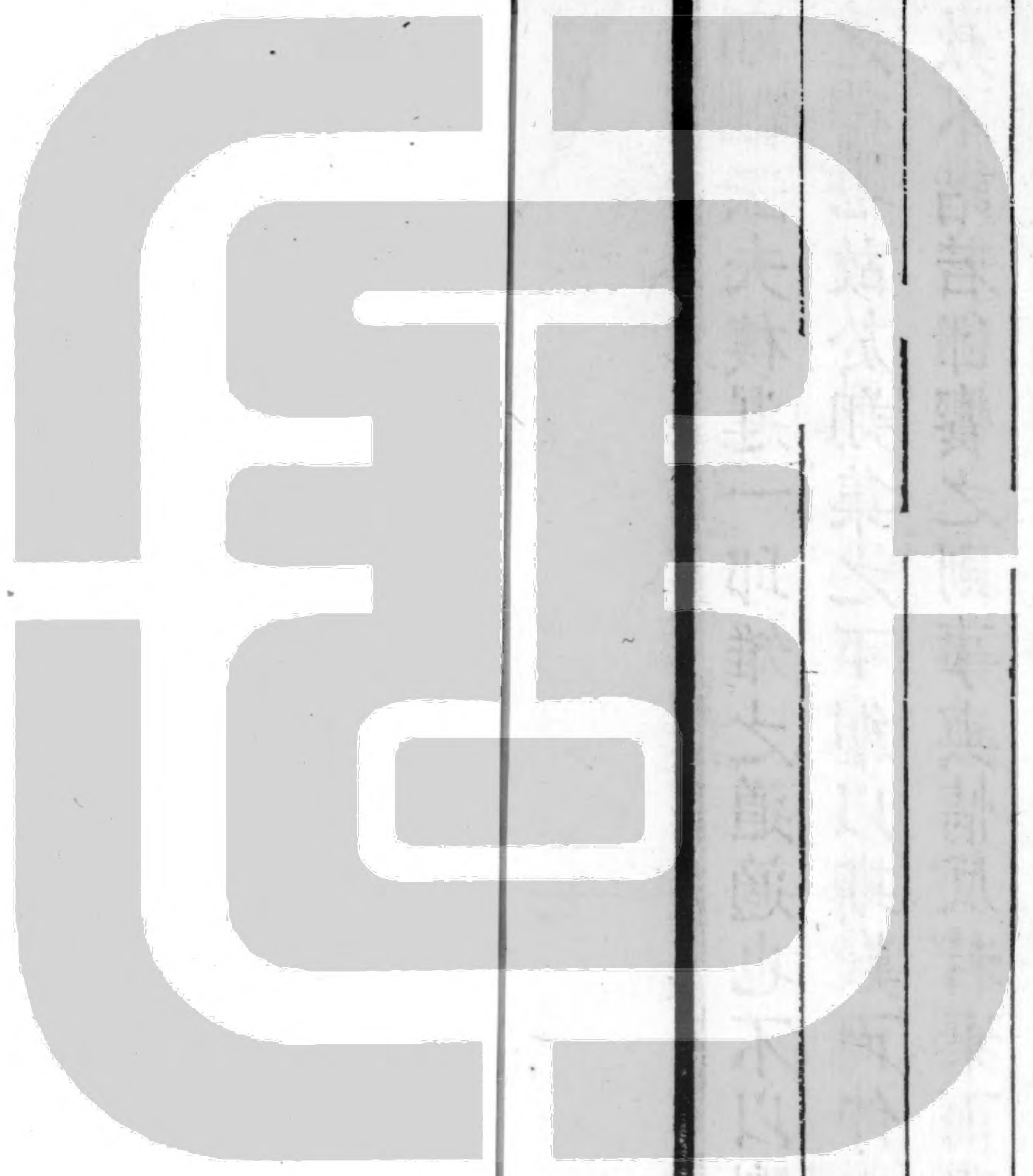
拱同仲子昌言拱押天人注云拱執也呂氏春秋子

路揜雉而復釋之正謂此事揜亦執取之義經學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

歸之時中禮以時為大也述何



卷五